

WEIJIANMEI
魏剑美
著



“空”的不仅仅是城，
更是情感和心灵

色即是空！网即是城！

EMPTY CITY

台海出版社

空城

魏剑美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城 / 魏剑美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68-0169-7

I. ①空… II. ①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6077号

空城

著 者: 魏剑美

责任编辑: 俞滢荣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 张 敏

责任印制: 高 鹰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03 千字

印张: 16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169-7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1 网恋源于无聊 / 001

时间上的富余总是可以催生一些别的东西,譬如无聊。而无聊又总是可以催生另外一些东西,譬如网恋。

02 好人的生活,也得有一套 / 015

如果说天才的牛顿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么天才的童蒙就是站在女人的肩膀上,而且是一群性感的肩膀。对不对?

03 国王面前的四道菜都是鸡 / 056

国王垂涎一个大臣美貌的妻子,找个借口支走大臣后去他家里,那个美丽而聪明的妻子给国王连上三道菜都是鸡,第四道菜上来还是鸡,国王大惑不解,问难道除了鸡就没有别的菜了吗。女人回答他:“这些菜虽然都用了不同的做法,味道也不一样,但材料都是鸡,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好比被人传颂的女人,或许有的漂亮,有的聪明,甚至与众不同,但这些都是外表,其实她们在本质上和普通的女人也没有什么不同的。”

国王听了她的话后深感惭愧,于是留下了很多财宝离开了大臣的家。

04 女人更懂女人,男人更能理解男人 / 083

一年后我陪出狱的费拉在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那一天我终于明白最深的理解在男人和男人之间,其次是在女人和女人之间。男女之间可能有感动有快乐有宽容,但却不太可能有深刻的理解。我得承认曹倩倩比我更懂得简婕,尽管她们一直素昧平生。

05 爱情,如死亡之坚强 / 110

伸手一摸,居然是一本厚厚的《圣经》。随便翻看一页,我立马被一段话深深地震撼了:

求你放我在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亡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出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里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会被藐视。

06 君我相依:何止一个“好”字了得 / 128

“那天我们各拣了一个喇嘛玉。正好碰上路边有刻字的,便相约在自己拣的石头上刻一个字送给对方。我刻的是这个好字,他刻的就是这个您字。”小鹿将两块石头放在右手手心里,用另一只手温柔地抚摸着它们,“我的意思是君我相依永好此生,‘好’不就是一个女一个子相依相伴吗?”

“哦,我明白了。”我恍然大悟,“这个‘您’就是放你在心上的意思!”

07 在疯狂面前,矜持成为可笑的把柄 / 161

网络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它很容易就营造出一个“场”,在这个“场”中人的矜持甚至成为一种可笑的把柄,像化蝶后的蚕蛹、成人后的猿尾。

08 生死之间,谁是谁的猎物 / 191

“当时我想到了死,”戴遥旋转着手中的咖啡杯,用一种曾经沧海的口气慢慢诉说,“我一口气跑到了海里,咸咸的海水漫过我的胸部,一个接一个的海浪灌进我的嘴里,我感到了死亡的气息,我对自己说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一眨眼功夫的窒息嘛。但真意识到灭顶之灾的危险时,我突然就怕了起来,连滚带爬地往岸上跑。”

09 即便红尘满身,我还要最后一个坚守 / 221

犹记得她对我“很纯”的评价,我不得不承认,即便红尘满身,即便沾花无数,其实我的内心都还有着最初的某种纯净与坦然。或许,所谓的“纯洁”也是相对的,你可能对很多人都不纯洁,但会对一个人纯洁。而纯洁也不是林黛玉那样的冰清玉洁纤尘不染,而是你始终抱着最温柔敦厚最包容最耐烦最细腻最无怨无悔的心情,只要彼此如此这般就别无所求,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也不需要刻意不做什么。天天厮守也不会厌烦,相隔万里也不会忘记。

01 网恋源于无聊

“你他妈真不是个东西！”金娜娜将玉镯狠狠地摔在床上。

我从梦中被猛然惊醒，只来得及看到两月硕大到近乎挑衅的屁股在防盗门外一闪即逝。

房子里弥漫着激情过后不可名状的暧昧。

我愣了好一会，这才想起昨晚匆匆忙忙和金娜娜上床，一定是忘记关QQ了，储存的聊天记录被这娘们儿半夜里起来看了个够，由此大彻大悟，明白男人所谓的“投缘”和“最真的爱”原来可以对不同的女人无限量地复制。

楼道里传来高跟鞋踢踢踏踏下楼的声响，很有些夸张。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许什么都不需要解释：在爱情都可以克隆的时代，有谁还会为每个女人准备不同版本的谎言呢？

我一边把玩着被她掷在床头的玉镯上面还残存着某种令人兴奋的余温，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有那么一会儿，我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不知道今夕何夕，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都干了些什么。自己就像一只浮游于尘世中的虫子，随波逐流，既无目标，也无方向。

窗外的长沙，正值暧昧的春天，时时处处弥漫着一股难以言表的骚劲，混合着荷尔蒙和沤烂了的菜根的气息，有几分酸、几分涩，又有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氤氲。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还将脸深深埋入金娜娜波涛汹涌的胸脯，呼吸着这种不可名状的气息，迷醉得几乎窒息。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呢喃着“我爱你”，事实上我都已经分不清何者为“我”，何者为“你”，更分不清何者为“爱”。也许，和这个城市、这个时代、这个季节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只是迷醉于这样一种不可名状的暧昧和游离吧。

此刻，那个“你”在深夜的街头愤怒穿行，像一只受伤的母狼；这个“我”蜷缩于被窝中，像一只无力的蜗牛；而虚无缥缈的“爱”业已随风而散，下落不明，仿若来去无踪的一个春梦。

有谁会在意都市午夜的一个春梦呢？

我得承认，自从接触网络之后，我基本上就不是个“东西”了。

“东西”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东西”可以上天堂。而网民不过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炼狱里穿梭不息的一群盲流。

我加入盲流的汹涌大潮颇有些宿命的意味。2001年的那个深冬，连天空都有些心怀叵测的诡谲。这样的背景之下，想不发生一点什么都难了。于是我做了两件非常冲动但至今并不后悔的事情：一是指着系主任的鼻子骂道：“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东西！”二是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网恋。

我一直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以骂别人“不是东西”开篇，而以别人骂我“不是东西”结题，这样的人生论文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唯一庆幸的是我从此没有了大学教师那种下笔道德文章开口君子之言的臭毛病。以我的经验越是这种货色越心里阴暗，说不定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以至于我后来看系主任为人师表的嘴脸怎么看怎么恶心，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好多男生女生崇拜他，甚至把他当作人生意义的导师。

系主任叫高德全，是那种能把新闻业务课当作思想教育课和商业推销课来上的“跨世纪人才”。有人开玩笑说，在“新闻无学”的大好时代，随便到大街上找10个卖老鼠药的江湖骗子，有9个可以立马做新闻系教授，剩下那个——在做博导哩！我们的高德全主任基本上就属于这种“头脑灵活”、能言善辩的新潮教授。最难得的是高教授可以在一脸正气宣讲“社会主义新闻道德观”之余，还人手一本地推销出他东摘西抄而成的“学术专著”。

和高德全结下梁子纯粹因为我的年少无知，不懂得所谓的团结，说穿了就是“对领导服服帖帖”。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连守资料室的大妈都能够申请到课题基金，唯独我这个教两门主干课的新闻硕士没有。

指着高德全的鼻子骂娘应该算不得我的错，但偷偷摸摸开始第一次网恋肯定就有我的错了。

我的第一个网友叫简婕，与她的相识不能不说带有某种天意，当然也可以将其叫做“缘分”这样一个因为被叫滥了而显得俗不可耐的名词。在那台嘎嘎叫得起劲的旧式486电脑上，在线一方的她居然耐得住性子和爬虫级别的我一侃就是两个月。

那时我已经在一家叫做《白领丽人》的“超前卫都市女性读物”做了编辑部主任。当时杂志社老总正在疯狂地四处寻找广告赞助商，编辑部基本上还处在等米下锅的状态之中。我的任务是负责策划。在这个叫花子都宣称具有策划意识的时代，策划基本上就是关起门来胡思乱想。也就是说，我事实上处于一种非常悠闲的状态之下。

时间上的富余总是可以催生一些别的东西，譬如无聊。而无聊又总是可以催生另外一些东西，譬如网恋。也就是说，我和简婕有非认识不可的理由，或者叫做偶然中的必然。此后，在我漫长而丰富多彩的网恋生活中，我试图说服女网友接受我的所谓“爱情”时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逻辑。铁

杆哥们儿虾米拍着我的肩膀说：“童蒙，你到底不愧是新闻系出来的高才生，鬼话都讲得具有政治高度，顺应主流方向，坚持正面为主，还合乎辩证唯物主义！”

《白领丽人》是一家刚刚批下来的杂志，我和楚都大学诀别那阵他们正在大张旗鼓地招聘“高素质专业人士”。那时的研究生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泛滥成灾，以至于大街上一眼看去除了擦皮鞋捡破烂的就是求职的硕士博士们。胖胖的杂志社老总仔细鉴定完文凭的真伪之后当即拍板：“中！就是你了！”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我们这种高起点的杂志就是需要你这种高素质的人才！”

成了“高素质的人才”的我于是搬进了贴有“编辑部主任办公室”字样的一间小房子。当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恭恭敬敬地叫我“童主任”时我甚至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妈的，这一转眼咱就成为和高德全一样的“主任”，当领导了，就由被统治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了，就可以指挥同样新招进来的6个男男女女了，呵呵！这样想着我出出进进时不觉就有些气宇轩昂的意思了。

他妈的，怪不得别人说权力才是最好的伟哥！

“高起点的杂志”很快为“高素质的人才”配备了全杂志社第一台带锚的电脑，尽管那是一台低起点的486。

有了电脑而不上网那是对电脑的浪费，上网而不聊天那是对网络的浪费，聊天而不网恋那就是对荷尔蒙和整个花花世界的浪费了。

浪费可耻，我可不想做一个可耻的人。

在此之前我基本上等于一个“网盲”，尽管读研究生时我们曾经用整整一个学期学习什么WPS之类的东西，命令背了一大堆，临到考试时负责教我们电脑的老师才吐露真言：在鼠标时代我们现在学的这些东西早已经完

全过时，但学校机房的设备只能让他教我们这些，而且还总得找点东西来考试一下。

妈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深刻理解了什么叫误人子弟。

为了掩饰“高素质人才”的低素质缺陷，我可不敢向手下那些一天到晚闹着要求编辑部实现无纸化办公的小青年们请教。一次我用电子邮件给人家发照片，使用复制程序怎么也复制不了，叫来经常在办公室谈论网络爱情的小茗帮忙。看了我笨手笨脚的操作之后，漂亮的小茗笑得花枝乱颤：“呵呵，我晕！童、童主任，你真OUT！堂堂大学教授连使用附件都不会啊？”

我一下子脸红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转而去看着她因为大笑而上下晃动、高耸入云的胸部，我暗暗地想：这么高海拔的胸脯爬上去恐怕会产生高原反应的吧！

小茗属于那种张扬的前卫女子，25岁的她居然有着高达4年的网龄，在2001年这算得上是骨灰级网民了。据她自称结识的网友少说也在三位数以上，用大胡子美编区平平的话说“祖国大江南北的网络童男子被她消灭了一大半”。后来广州一个叫木子美的杂志编辑一夜之间迅速蹿红，小茗颇有些愤愤不平，说：“就她那两下子，不就是写写自己更换床上用品的记录吗，咱要是写的话两年前就火爆全球了！”

在杂志社这样一个时髦前卫的所在面前，我万万不敢再暴露自己无知无畏的本来面目了。我决定找另一种环境下的熟人指点。

那时候我唯一的玩伴是费拉。晚上忙于在各大歌厅跑场子的他白天基本上只做一件事——睡觉。留着女人般长发的费拉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像很深的湖，不少女人都自愿跳进那湖里湮没。但身为流浪歌手的费拉是个网盲，也就是说他吸引女性的特长只适合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网络世界里我还得寻找别的导师。

我想到了虾米。虾米是我读研究生时期的室友，学的是使人闻之头晕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他是本校保送的，据说本科时年年都是全优生，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种接班人类型。一年级时虾米喜欢给我们上政治思想课，满口的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标准得和中学教科书没有什么区别。二年级时虾米领风气之先，彻夜不归地在网吧玩游戏，看外国情色片。三年级时虾米已经是网恋高手，隔三岔五往宿舍里带姿色各异来历不同的女网友。为此，整个三年级期间，我和另外一个室友黑格尔不得不经常流落街头。

我给虾米打电话，问了个很弱智但却足以改变我命运选择和人生价值观的问题：“哥们儿，这无聊日子过得真想自绝于革命群众，你这骨灰级网民教教我这菜鸟怎么在网上混吧？”

虾米呵呵地笑：“老夫子也终于开窍了，是想网上泡妞吧？”

实事求是地说，一开始我确实没打算在网上搞出太多情感上的成果，但我知道自己越不承认越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于是我嘿嘿地笑，算是认可了他居心叵测的推断。

虾米一下子兴奋起来，开始推心置腹地给我传授据说凝聚了他多年心血的“网络泡妞秘籍”。他神采飞扬地说：“网络真他妈的是个好东西，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让我们望而却步的女人，一上网一个个都菜了，你猜猜我最近在和谁热乎吗？说出来嫉妒死你，是徐丹丹呢！”徐丹丹我当然知道，当年的校花，作为首届“星辰小姐”第三名的她曾经轰动一时。

后来一起喝酒时他告诉我，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就是从一瞬间开始的。此前很多熟人向他请教过网络聊天的“技术性问题”，但没有一个承认是想搞网恋的，一个个严肃认真地说是交流学术、传递信息、出于好玩、随便看看等等，最可笑的是一个自称作家的家伙居然说是体验生活。“泡妞就是泡妞，体验你娘的生活！”虾米一把揭开了他的画皮，可爱的虾米说话永远都是那么一针见血代表绝对真理。

和虾米在一个18平方米的宿舍里朝夕相伴了三年没有成为朋友，但却在网恋这样一个多少带点敏感的话题上只用五分钟就奠定了深厚的友谊，不能不说网恋这东西对于人的心灵具有无比巨大的黏合作用。

“网”是最新潮的现代手段，“恋”则是最古老的情感方式，也许这种结合与搭配本身就具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先天优势。

按照虾米的指点，我来到了新浪聊天室，进了一家叫“湘女多情”的房间。那里果然是一个场面火爆话题也火爆的所在，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走到一起来的男人们似乎集体患上了性饥渴，就连取的网名都透露出急不可耐的暴露意图和强奸未遂的遗憾情绪，像什么“闷骚男人”、“专找风流女”、“我很丑可是我很持久”、“更长更强更硬”等等。见有美眉进来他们一个个恨不得扑上来，搭话俗套得让人作呕，无非就是“你哪里人”、“多大了”、“身高多少”、“漂亮与否”，偶尔也有一两个故作高雅的问美眉们是喜欢贝多芬的交响乐还是舒伯特的独奏曲，是读纳兰容若还是米兰·昆德拉，但只要对方真的和他探讨几句音乐或者文学话题，他立马图穷匕见抛出和前者一样直接的话题来：“喜欢一夜情吗？”“约个地方见面好吗？老婆出差了。”“我很有技巧的，要不要试试？”

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的我感觉非常好奇，于是注册了一个“魅力男人”的名字进去。

“魅力男人你好啊！”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已经有一个叫“弱柳扶风”的主动靠上来。

我大受鼓舞，当即手忙脚乱地回答：“你好你好！”

“弱柳扶风”和我聊了几句之后，立马看出我是个菜鸟，回应便有点心不在焉。显然她同时在和多个男人狂聊。

我想自己应该坦白从宽、争取主动，于是自报家门：“第一次上网聊天，请多多关照！”

这次她很快回过来一连串呵呵呵呵的冷笑，还有一个极为夸张的鬼脸。

我当时很不明白“弱柳扶风”为何要那么夸张地嘲笑我，直到后来金娜娜躺在我的身子下面故作羞涩地问我是否相信那是她第一次网恋时，我才突然明白当年“弱柳扶风”为什么对我报以毫不客气的冷笑。记得当时我也笑了，对金娜娜说：“相信相信，就算你说你是处女我也相信。”类似的问题后来由不同的女人向我提出过，而我的答案千篇一律。我甚至认为给人家一个“装处”的机会也应该算是一种绅士风度。

就这样，我深刻理解了“装处”这个词汇。

“装处”不仅是一种生存技巧，更是一种生活艺术。

在网上泡了一阵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一个常常被男人们违背的常识：那种一上来就展示性能力和急不可耐豪爽性格的男人通常并不会让女性喜欢，而只能落得被踢出去的悲惨命运，哪怕对方也是一个急不可耐的女人。当然，有时候你也会碰上一个和你一唱一和出语无端的美眉，但不幸的是，对方多半是男扮女装的恶作剧者，要不干脆就是一个同性恋者。

刚开始我很想不明白，既然大家都是因为无聊这样一个共同的理由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为何女人们更喜欢绕好大一个圈来拉些不痛不痒的家常，然后才可能和你有些情意绵绵进行精神恋爱的意思。如果你时机把握不当，过早邀请人家聊聊一夜情这样的话题或者干脆直截了当地要求和她到一种叫做床的家具上去交流感情，对方立马声色俱厉语重心长地对你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好像她之所以坚持到深更半夜和你聊天就是为了挽救你这种马上就要失足落水的革命同志似的。

后来我才懂得，从本质上来说女人还是喜欢含蓄、有内涵、富情趣、懂浪漫的男人，哪怕是一夜情这样的荒唐事情，她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理由让自己相信这一切是因为浪漫或者其他，总之不会是因为寂寞和内心的

荒芜。但对于穷极无聊到网上彻夜聊天的男人来说，情调根本就是一种不存在的虚拟物。这时候，“装处”就成了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选择，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装得更像那回事一些。

也正因此，虾米痛定思痛后总结道：“要泡女人你得装出一副很有情调的样子，但是不可以真的有情调。不装出情调来，人家会嫌你俗气。可是真有情调了，就不是你泡女人，而是女人泡你了。”

再后来我进一步明白了网络爱情的游戏规则：“装处”固然是网络社会的必修课程，但却也不妨偶然“装妓”，就是一个劲地把自己描黑，往邪里整。不管你信不信，这世界就是这么邪门，就像契诃夫所说：“只要你行为特殊，就会有女人爱上你。我认识一个男人，他不分冬夏都穿着毡靴，因此许多女人爱他。”

我和简捷的故事就是从我的“装妓”开始的。

简捷的网名叫“清水无香”，我们的认识是在一个叫“心灵牧歌”的聊天室里。那时我已经告别了热辣火爆的“湘女多情”，很显然，“湘女多情”只是一个激发情欲和交易而不会产生浪漫和经典的地方，“痞子蔡”注定不可能在这里碰到蕙心兰质的“轻舞飞扬”，而伊丽莎白也注定不可能在那里遭遇风流倜傥的勃朗宁。他们所能遇上的，要么是放荡不羁的浪荡女，要么是四处撒网的猥琐男。所以到后来，不少视频聊天室演变成了妓女和牛郎拉客的胜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和“清水无香”搭上话的，我的记忆是从我扭扭捏捏掩盖自己的职业，直到最后才“厚着脸皮”告诉她我是一个在夜总会做午夜牛郎的落魄男子开始的。我记得在网上才气飞扬、风华绝代的她当时惊讶得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我知道你一定会看不起我，嘲笑我，蔑视我，”我得意地敲着键盘，

想象着网络那头那张张得老大的嘴巴，“我的内心是痛苦的，尽管这是一种没有人愿意倾听的痛苦。”

“我不能认同你的生活方式，”她顿了一下，继续说，“但也许可以理解你。”

我嘿嘿地笑出声来：“谢谢，不过我自己都已经不能理解我自己了。”

“你是不是因为家里贫穷，或者还有面临失学的弟弟妹妹？”“清水无香”开始联想到她从《知音》、《家庭》那种流行杂志上看来的爱心故事。

“我的痛苦正在于此！！！”我一连打了三个感叹号，“事实上我的家庭还算富裕，我是自甘堕落，真是追悔莫及啊！”

接着我现编了一通鬼话，我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一天到晚给人家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我的母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满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人生价值社会道德革命理想。从小叛逆的我一直有意无意地选择一种让他们蒙羞的另类人生姿态和生活方式，直到最终堕落为人人不齿的鸭子。

最后，我给自己下了一个万劫不复的自虐式结论：“我已经是一个一无是处、毫无价值、无可救药的垃圾男人！”

“能感觉到痛苦就说明你并非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她激动起来，开始牛头不对马嘴地套用伟人格言，“鲁迅认为，一个人对统治者的奴役感到愤怒，那他还只是一个奴隶。如果他已经毫无情感上的反应，而只想把轭具下的生活弄得稍微好一点，他乃是彻底的奴才了。”

我不觉失声笑了起来。

“谢谢你的鼓励，你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我这么说着，心里仿佛真受到了某种感染似的，“你知道，从小到大我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现在这个样子就更加没有人正眼看我了，除了那些急着消费我的丑女人之外。”

她很快回复过来：“我愿意做你的朋友，我已经是你的朋友了，不是吗？”

那一刻，我又惊喜又羞愧。惊喜的是我只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成功钓上了一个温柔可人的美眉，更主要的是对方还是一个才思敏捷、语出玳珠的才情女子；羞愧的是我一个曾经为人师表的大学教师居然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欺骗一个心无城府的好女孩——如果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我这个曾经的工程师建造出来的肯定就是“豆腐渣工程”和“王八蛋工程”。

后来我才明白吸引女人的技巧。一些人以为只要对女人投其所好就可以获得思想上的共鸣，进而取得别的形式的突破。殊不知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一般说来，人们总是对和自己生活背景迥异的人与事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因此，对待那些学历不高或者处世张狂的女性，你需要展示自己的博学、上进与儒雅，做出一副苏格拉底兼当代柳下惠的模样。而对于雍容高贵、文采斐然的女人却不妨做出一副另类甚至海盗的嘴脸，很多被誉为“好花”的女人就是这样插在牛粪上的。

网络真是一个神奇的魔方，它可以让人用不同的面具去实现无数种生活可能，而这一切居然都是因为它无可比拟的虚拟性。那句最为经典的名言“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就道破了此中玄妙。不仅如此，在网上你可以就索兴一只狗或者一只狼，一个恶魔或者一个天使，过着狗、狼、恶魔或者天使的生活，而完全不必为此承担责任。

毫无疑问，“清水无香”这朵好花已经对身为男妓名为“漂者无尘”的这坨牛粪产生了无可遏制的好奇。而好奇永远都是女人的致命伤，从伊甸园的夏娃开始，一直延绵到人类可以预见的足够长久的未来。

不知不觉间，我和“清水无香”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她很愉快地接受我一枝接一枝发给她的红玫瑰和跳动的“心”了。在此期间，